

关于“三言二拍”的水文化撷拾

郭泽杰

(江西省水利厅水资源处,江西南昌 330009)

摘 要:文学艺术是文化最直接最积极的构成要素,从本质上说,文化研究与文艺研究互为表里,相互激发,可以真正实现良性互动。古代小说是文艺的宝库,也是研究水文化的重要资源。“三言二拍”作为我国古代小说艺术成就的优秀代表,包含生动丰富、绚丽多彩的水文化因素,以此作为水文化的研究对象,既拓展研究范畴,探索研究方法,又增加文化欣赏意趣。本文分别从“三言二拍”擅长的世情、风俗、市民文化等领域切入,以故事的千奇百怪展现水文化的千姿百态,通过水文化拓展深化小说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揭示水文化研究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关键词:“三言二拍”;水文化;文化形态;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5-0084-07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精神动力。“以水为载体”,人类通过水事活动与社会的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共同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水文化。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两者同根同源,新形势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水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喻世明言》(原刻书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其题材、风格、思想相近,被合称为“三言二拍”。它们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白话小说总集,是宋、元、明时期市井生活的大世情和百科全书。本文重点考察“三言二拍”的水文化形态及其文化价值,不求旁逸斜出之奇,但求“粗窥梗概”^[1]之效。

一、世情视野下水文化的千姿百态

通过“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2]与“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靚、佐谈谐者,演而畅之”^{[3]742}，“三言二拍”打破传统,对世态人情与社会底层投以浓墨重彩,主要题材为世情、恋情、灵怪、讲史、讲经、公案、侠义等^[4]。

显然,水文化并非其主流。小说通篇甚至没有 1 篇直接以水文化为母题或主旨的篇目,但全面检索“三言二拍”,可以大略统计有关水文化元素和信息的字频:“水”字 1 566 次、“江”字 1 248 次、“河”字 343 次、“湖”字 528 次、“海”字 676 次等,说明水文化形态并未隔花人远,依然丰富生动,触手可及。

1. 展现水的自然属性

自然属性是事物与生俱来的特性。“三言二拍”始终围绕世情,对水的自然属性历历如绘,正是对社会世情的穷形尽相。

(1) 水之玄妙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述了王安石“辨水”故事;王氏通过煮茶品茗浓淡,当即指出苏轼所汲并非他所需的瞿塘中峡之水,并引经据典辨析“三峡”的水性^{[5]30-35}。水性在须臾之间,间不容发,其中的玄妙让人称奇,这与张又新《煎茶水记》记载的“茶圣”陆羽鉴别扬子江上南零水的故事很相似^{[6]121-122}。茶文化的要津是“择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7]。《茶经》认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6]14},但古人只能利用感官或物理方法以“试水美恶,辨水高下”,因而结论有的暗合科学,有的陷入神秘虚无、漫漶错讹,有关水质的次第之争甚至延续千载。现代科技对水质检测分析可谓细入毫芒,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达 106 项^[8]。对

收稿日期:2018-07-01
作者简介:郭泽杰(1968—),男,江西赣县人,高级工程师,从事水利建设与水资源管理研究。

事物的过于穷究是知识,而不是文化。传统茶文化重在物外高意,如“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6]106-107}、“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9]等经典之作,传诵至今。如果我们动辄被茶与水的理化指标纠葛心情,就无法欣赏茶文化的神韵与曼妙。

(2) 水之景美

杭州故事占“三言二拍”总卷数有40卷之多,大多有现实生活的原型^[10],对杭州风物、西湖“景致”描绘娴熟,渲染“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11]的市井风情。洞庭湖、吴江太湖等湖光山色的描写则相对明快:“望着洞庭浩渺,巨浪拍天”^{[12]535};“吴江风景,不减潇湘图画”^{[13]535}。很多篇目极写大江大河的气势壮观,如诗写长江(浔阳江)的腾踔飞扬:“万里长江水似倾,东连大海若雷鸣”^{[5]607};描写长江(扬子江)急流奔腾:“此日一帆顺风,真个两岸万山如走马,直抵龙江关口”^{[3]133};引证长江(马当)的形势险要:“陆鲁望《马当山铭》为证:山之险莫过于太行,水之险莫过于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14]885}。写一般河流也在曲绕之间见传神,如描写贵州牂牁江的飞流湍急^{[13]294},象征主人公上任行程及宦宦生涯的艰险。用韵文描写海洋的波澜壮阔:“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3]7}

(3) 水之利害

《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用韵文深刻描写了唐会昌年间晋阳大旱^{[3]710}。《钝秀才一朝交泰》描写惊心动魄的黄河决堤场景^{[5]247}。《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描绘宋嘉祐年间有人在余杭耕种大量“有水即没,其价甚贱”的低洼田^{[12]384-386},易致“坍江、事故虚粮”^[15]。从“有收没收在于水”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均为古往今来的不刊之论,无不突显水利的重要性。

2. 展现水的文化属性

文明是人类文化成果的最精华,“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水文明史,就是一部如何处理人与水关系的历史”^[16]。“三言二拍”记述了大量与水有关的民俗与传统文化,彰显水是文化之魂。

(1) 水与民俗活动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民间风俗习惯和生活文化,在小说创作中可以融合世情百态、人生诸相。“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5]166}是“三言二拍”的创作旨趣,岁时节令的民俗特色,浸润着水文化的色彩,如“每遇清明三月三,重阳九月九,端午龙舟,八月玩潮,这几个胜会,无不刷鬓修容,华衣美服,在人丛中挨挤”^{[5]344}。“三言二拍”篇

目的记录与描绘,可与《武林旧事》对清明节祭扫、踏青、游湖的记载^[17]互证。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留得屈原香粽在,龙舟竞渡尽争先”^{[5]92},民俗有食粽、竞渡等。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民间称为“鬼节”,属民间盛会,“杭州年例,人家做功果,点放河灯”^{[3]628}。农历八月十八日是杭州一带的潮生日,“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乐”^{[5]340};“满城的佳人才子,皆出城看潮”^{[13]608}。有人论述“民俗研究”的意义,认为“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它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18]。“三言二拍”大量描绘的民俗活动,为水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 水与神话传说

一是传说故事。如泥马渡江^{[14]36},“七夕相会”、大禹治水、鲤鱼跳龙门^{[14]542,546,548}等。《薛录事鱼服证仙》还通过“人变金鱼”的奇遇与历险,使故事充满神话色彩,增强知识性与趣味性。二是封神故事。如唐代石瑰捐财筑塘捍水,死后封为潮王^{[5]343}。钱塘人氏冯俊被封江涛之神,在浙江上虞县清水闸立有顺济庙祭祀^{[13]282}。市民认为钱塘门晏公庙神明最灵,遇事进庙烧香拜告^{[13]616-617}(按:晏公名戍子,江西临江府清江镇人,原为江西一带的地方性水神,被明太祖推崇为全国建庙祀奉^[19])。祭祀河神、江神、龙王等活动,都是人们缘水而生的信仰与精神寄托。三是因治水而被神化的人物。净明道祖师许逊历来被传颂为治水的神化人物,但不见其治水的具体史料,在唐传奇、宋元小说以及《通言》之《旌阳宫铁树镇妖》也未见其治水事例,有论认为,“它不仅借用‘斩蛟镇龙’这种中国古人所喜冠诸英雄异人的方式抬高了许逊的地位,而且通过种种夸张的细致描述突显了许逊的神道”^[20]。“理解道教便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小说”^[21],古代小说对治水各路神仙与传说的描绘,以仙籍品秩、修真传道、殄灭妖邪为主要模式,反映当时社会的宗教心态。

(3) 水与人文地理

中国河道众多,水系复杂,“水道迁流,最难辨晰”^[22]。不惟如此,历史地理沿革考索也常有混淆,甚至“病且荒缪”。以长江三峡为例,冯梦龙称:黄州至眉州,一水之地,路正从瞿塘三峡过。哪三峡?西陵峡、巫峡、归峡。西陵峡为上峡、巫峡为中峡,归峡为下峡。西陵峡又唤做瞿塘峡,在夔州府城之东,两岸对峙,中贯一江,滟滪堆当其口,乃三峡之门,所以总唤做瞿塘三峡^{[5]32}。又称:“原来巴东峡江一连

三个:第一是瞿塘峡,第二是广阳峡,第三是巫峡。三峡之中,唯巫峡最长。”^{[14]518}两种说法前后不一,出现鱼鲁之误。但我们现在习惯上所说的三峡,多从方輿纪要,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23]。世情小说无论是“其事有据,其人可徵”^{[24]305};还是“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臆,各参半”^{[3]742};抑或是“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25],我们不能空耳当招,将其全部归结为据实指陈,与“经史相表里”,从而简单地把小说素材用于“补助较正式堂皇历史资料之不足”^[26]。其实,除小说家言,村叟晚语,陋巷童谣,笔记杂言,刍尧之见,美芹之献,常有史实的本原真相,均为水文化渊藪。

3. 展现水的社会属性

水的社会属性在古代主要表现为人与水的关系和对水的人为活动,包括抗御水旱灾害的手段和水利工程建设的作用等。

(1) 荒政

古人认为水旱灾害是“水不润下”现象,根源是“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27]。荒政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大政,主要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治理和补救政策等,名目繁多。“祈祷珥灾”是常见手段,各级官员竭尽殷勤,不容马虎。如唐武宗会昌年间晋阳县令狄维谦大旱求雨的情形。皇帝亲祈也不绝于书,如东京大旱,赤地千里,宋仁宗在内庭设醮行香率百官祈雨^{[13]482};又如,宋神宗因天时亢旱御驾亲临大相国寺祈求甘雨^{[14]241-242}。宋代官府在“遇着荒歉之岁,六料不收”时,对百姓还实行一种措施。“趁熟”,亦作“趁熟”,意即赶往有收成的地方谋生,类似于汉唐时期的“移民就食”和元代的“移民就粟”。明清时期赈灾救荒制度日趋完备,有“义仓”“寺院粥济”^{[14]414}等措施,但难敌“吏滑如油”,造成弊窦丛生,有名无实。

(2) 水利措施

兴修水利是抗御水旱灾害最有效的积极措施,与民生关联最紧,因而有“圣人治国,其枢在水”^[28]的古训。“三言二拍”也有治水故事,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叙述了西湖白公堤、苏公堤的来由^{[5]435-436}。《临安里钱婆留发迹》记述了五代时期钱镠修海塘的故事^{[13]345}。除了“钱王射潮”“龙王借地”^{[5]340}纯属民间传说外,史载钱镠采取“造竹络,积巨石,植以大木”办法兴建捍海塘,奠定了杭州在五代乃至南宋时期的城市格局。人云钱镠“不知书”,但其《筑塘》诗气势恢弘。其治绩史评颇高:“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29]。

种柳固堤是起源久远的一种生态护堤措施。《隋炀帝逸游召谴》^{[14]505}记载了开河及种柳故事。

文中关于隋堤栽柳史籍可考,而赐名“杨柳”之事则考证无稽。宋代已出现大规模种植杨柳,“以壮堤防”^{[30]45}。明治黄名臣刘天和《问水集》专门总结的“植柳六法”,成为后来的治黄矜式。不少篇章中有堤上杨柳青青、葳蕤生姿的描述,但基本囿于古代文人吟诗作对的常见桥段与程式,反而不如一些治水名家的“无意插柳”,如明代万恭描写南阳新河堤工:“石堤累累如墉,柳阴依依若茨,楼船月夜,箫鼓中流,百里湖光,万顷金碧,盖不让西湖苏堤焉。”^[31]既有工程特点,又见文字风采,别有趣味。

封建王朝无一例外地强制使用劳役方式组织公共工程建设。《乔彦杰一妾破家》^{[5]522-523}记述了北宋明道年间杭州差役建筑江塘的事例,允许出钱雇人完成差役,增加了平民对服役方式的选择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进步。“三言二拍”往往“借宋之名”,直抵时事。海塘、江塘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对海堤、江堤的别称。宋代以来浙江一带塘工修筑频繁,其中宋代有60余次兴工记录,新筑、改建和修旧的海塘累计长700余公里,远远超过所有前朝塘工的总和^[32];明代修筑海塘达20多次^[33]。水利投入制度可参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5^{[30]593-598}记载的万历年间常熟知县耿橘“开河法”(凡九条)。小说描绘的这一事件可参证史实,对考察当时治水颇有启发,可惜吉光片羽,落笔太少。

治水活动是水文化中最具人文精神和艺术价值的文化构成。但“三言二拍”并没有展现出治水的时代力作和精神写照,这不能不说是水文化历史的一大缺憾。

二、文学视野下水文化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优秀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34]。“三性统一”的界定同样适应于古代经典。

1. 通过水文化,增强思想性

文艺思想即文艺观,是对文艺现象的总的看法和主张。对具体的一部作品而言,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是灵魂。晚明社会变迁主题突出,呈现多元,如“市民思想”^{[35]1073}觉醒、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引发的名教动荡、人性复苏等。“三言二拍”真实地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平民阶层的普遍追求、思想情感以及社会风貌、时代精神。

展现鲜明的劝谕教化思想。话本小说自始存在劝善劝诫的标识,“以劝善为大宗”^[36]。冯凌二氏的有些文学主张在“三言二拍”中云遮雾绕,对讽谕教化却从不回避,而且风轻云淡,驾轻就熟。“三刻殊

名,其义一耳”^{[14]895},在于“导愚”“适俗”和“醒世”,“三言”果报内容占总篇数的三分之一^[37]。凌濛初宣称“主于劝戒”^{[3]743};强调“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12]241};崇尚“奉劝世人行好事,到头元是自周全”^{[12]295}，“果报的主题在‘两拍’中可以说是每一篇的基调”^[38]。这种劝谕作用在以水为喻的诗词与俗谚语有集中体现。如劝善，“临崖立马收缰绳，船到江心补漏迟”^{[14]361}；劝诫，“饶君掬尽湘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14]179}（《金瓶梅》常作“谁人汲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按：西江乃长江别称）；劝勉，“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5]14}，“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14]380}，“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5]240}等；戒贪，“若得世人皆仗义，贪泉自可表清心”^{[3]135}等。有的诗句、俗谚语甚至不惜多次重复，言之谆谆，加深“看官”印象，体现“曲终奏雅，归于厚俗”^[2]；但不少劝谕“为赋新词强说愁”，好作道学腐语，失之于浅率。

展现鲜明的时代性。明代小说的特质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明朝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意识，在小说中反映极为明显”^{[35]1019}。“三言二拍”以商人生活和以商人为主人公的篇目富赡庞杂，很多是通过水路水运做生意的；还有不少营生都在船上的“水上人家”。有诗说道行商的艰辛：“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13]276}“二拍”叙述大运河的故事达40多个，“这些五光十色的故事主要以运河（而主要又是南运河）为背景，勾勒出一幅明末社会日薄西山的惨淡画图”^{[3]前言1}，但运河作为宋元明商业活动的“黄金水道”，不少像临清这样的“大码头去处”^{[12]726}和河北武清县河西务镇“边河为市”^{[14]208}的繁华。沿河城市商贾云集，成为众多市井平民谋生的理想之地，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大胆揭露时弊。“三言二拍”并没有疏离政治，一直忧郁地关注着明末社会的种种问题，常有“史才、诗笔、议论”^[39]的逞才之作。对官场生态与时弊的暴露与鞭笞不作皮里阳秋，吞吞吐吐，因而分外痛切：“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3]177}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吴中大水为例，作者遇事即发，嘲讽“专一遇荒就行禁巢、闭籴、平价等事”的官员为“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他认为“救荒无奇策”，“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

去生事”，可以利用商人的“嗜利”心理驱动来解决缺粮和平抑粮价问题^{[12]34}。这与明代末期大多数官僚株守教条相比，实属难得，但并非“首倡”，如元代山南廉访使卜天璋在天历二年（1329年）已有“实战”，“是时，谷价翔涌，乃下令勿损谷价，听民自便，于是舟车争集，米价顿减”^[40]。应该看到，现今世界也无法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抗灾救灾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打击欺行霸市、稳定物价和保障民生等方面，政府仍然需要积极作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41]，实为古代文人顽疾，小说不仅要满足“肆中人”营利和“里耳阶层”欣赏的需要，还要小心翼翼地成为创作文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42]的一个精神寄托。但从思想上看，“三言二拍”不少篇目的评议大声镗鞳，惕厉有余，警世不足。

2. 通过水文化，增强艺术性

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构成了完整的小说世界，可概见水文化在“三言二拍”中展现的艺术趣味与审美取向。

以水喻人刻画人物。“三言二拍”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形象和文艺典型。如以“秋水”为意象，形容女子眼神或姿容。如赵京娘“眉扫春山，眸横秋水”^{[5]301}；杜十娘“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润”^{[5]503}；郑义娘“轻盈体态，秋水精神”^{[13]394}；诗赞女子“眼前秋水浑无底”^{[13]293}。有时用“秋波”描绘女子眼睛，如“眉如春柳，眼似秋波”^{[3]164}。有的干脆引用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3]308}这些都成了随后的小说描绘女子的熟词和惯用手法。当然，小说也使用一些歧视性的俗语，如“妇人水性无常”^{[5]513}，这是明代市民文学的一个陋习。

以水为媒演绎情节。“三言二拍”有不少篇目取资旧材，但绝非亘钉补缀，安排情节巧见匠心，方圆有致，摇曳生姿。如《独孤生归途闹梦》，其本事为《太平广记》卷281《独孤遐叔》条引唐薛渔思《河东记》^[43]，文辞与情节皆简质：唐贞元年间，进士独孤遐叔在中第前游历剑南的故事，仅有梦境“野寺聚会”的情节。但在本卷中，遐叔水路入川出川故事情节、明写遐叔与暗写白氏梦景，形成复线情节，通过三峡风情、濯锦江传说、万里桥饯别等水文化不断变换场景，推升情节，调适气氛，使故事波澜起伏，张弛有序。有学者认为凌氏拟话本小说“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44]。此言不谬，“三言二拍”通过编著、改编，因文生事，以文运事，实现思想与艺术风格的统一，都具有艺术再创造的特点。有的以水为媒介，以变徵之声渲染悲剧。如杜十娘投江自尽^{[5]517}，个人悲剧的高潮却实

现了人格的升华、道德的回归,从而深化了主题。但有的情节安排与作品主题无关紧要,尤为迂腐,直如续貂。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13]409}是反映“靖康之变”颠沛离乱的名篇,但结尾有意安排了韩思厚与刘氏被“果报”江中落水的描写,“强推大义”,实现其宣讲教化。

以水寓情铺陈环境。“三言二拍”为“一切景语皆情语”^[45]作了很好的诠释,宛若一幅幅画卷缓缓铺陈,奇异广博,氤氲迷离,情景交融,营造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主要形式有:一是背景式,介绍人物或故事背景。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14]13}开篇即引诗赞美,介绍太湖概况及特色,营造场景,烘托意境,融化情感。有的干脆袭用现成诗词,辅以精言隽语,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13]387}现场写景:“遂移步凭栏,四顾澄江,渺茫千里。正是一江流水三更月,两岸青山六代都。”二是场景式,渲染气氛。《俞伯牙摔琴谢知音》^{[5]2}在俞钟相遇相识前,用一连串的简笔刻画典型环境,推送故事情节,“高山流水”场景呼之欲出。三是主旨式,升华主题。《乐小舍拚生觅偶》通过钱塘观潮与乐小舍拚生救顺娘构成典型环境,表达了“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46]的情教观。

不敢断言“中国古代小说中对景的描写向来比较弱”^[47],而“三言二拍”虽称经典也未能游离彀中,以水写景抒情中表现突出:有的写景雷同,显见编著统稿的痕迹;有的摭异闻,铺采摘文,极尽夸张,十分油腻;有的利用联诗消遣作乐,如《崔待诏生死冤家》^{[5]93-95}篇首由11首历代名家咏春诗词,任性随意,无关主旨,犹见说书人“矜奇炫博”的嗜好。当然,这也体现俗文学“新鲜的,但是粗鄙的”^[48]这一特质。相比较而言,“二拍”比“三言”受到晚明小品的影响更深些,更注重散文诗化,博观约取,颇尚矜炼;而“三言”更加贴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49]的世俗化审美观,不废情真,颇有可采。

3. 通过水文化,增强观赏性

文艺的“观赏性”属于美学范畴,意指审美对象具有可供大众欣赏、喜闻乐见的审美特质,也就是“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24]329},它需要通过强化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来实现。尽管“题目、篇首、头回、入话、正话、篇尾”^[50]这种呆板的体制程式很大程度限制了古代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观赏性,但“三言二拍”的本质是鲜明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学,以“俗”为美,包括世俗的思想,通俗的语言,浅俗的艺术趣味等,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文白语境”与“无奇之奇”、无巧之巧的故事情节,使每篇作品的观赏性更具张力。

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文化元素和最普遍的文化载体。以语言为例,有关水的俗语和典故大量或反复运用,细说生活,表现平民,充满智慧,雅俗共赏,丰富了“三言二拍”的观赏性与娱乐性,如“水底捞针”^{[5]59}“行得春风,指望夏雨”^{[5]401}“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5]647}“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13]103}“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13]275}“落花有意,流水无情”^{[14]48}“水平不流,人平不言”^{[14]350}“靠山吃山,靠水吃水”^{[14]430}“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3]158}“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3]261}“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2]391}“莲花出水,不染泥淤”^{[12]666}等。绰号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世俗趣味,事缘世情,照顾底层的欣赏习惯,如赣州府石城县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并不要钱,人称“鲁白水”^{[13]43}。

三、结 语

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学科著作的基本特点是形象反映社会。“三言二拍”是一幅广阔深远的明末社会生活画卷,水文化形态正是当时世情、文化、风俗的形象反映和重要构成。若将“三言二拍”喻之于古代通俗小说的高峰,水文化则是其中的“江山秀丽,叠彩峰岭”;若将水文化喻之于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三言二拍”分明是“当梢而立,俨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3]583}。水文化研究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存在普遍联系和互文关系,必须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并不容易,需要定力,但确实值得一做。

参考文献:

- [1] 陆游. 剑南诗稿:卷54 书宛陵集后[M]. 钱仲联,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209.
- [2] 抱瓮老人. 今古奇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题识.
- [3] 凌濛初. 拍案惊奇[M]. 石昌渝,校点.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4] 陈大康.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M]. 北京:中华书局,2006:95.
- [5] 冯梦龙. 警世通言[M]. 严敦易,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6] 陆羽. 茶经[M]. 于良子,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7] 许次纾. 茶疏[M] //陈彬藩. 中国茶文化经典.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325-326.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前言1.

- [9] 李德载. 阳春曲·赠茶肆[M] //蒋星煜. 元曲鉴赏辞典.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968.
- [10] 周黎莹. “三言二拍”的民俗学价值——以杭州为例[D]. 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9:7.
- [11] 吴自牧. 梦粱录:卷19 园囿[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35.
- [12]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石昌渝,校点.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13] 冯梦龙. 喻世明言[M]. 许政扬,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14]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顾学颉,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15] 张廷玉. 明史:卷78[M]. 简体字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0:1267.
- [16] 沈满洪,魏楚,高登奎,等.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水资源配置论[M]. 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11:1.
- [17] 周密. 武林旧事:卷3[M]. 杭州:西湖书社,1981:40.
- [18] 周作人. 鸦片祭社考[M] //周作人. 民俗学论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30.
- [19] 佚名.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8.
- [20] 郭武. 《净明忠孝全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45.
- [21] 萧兵,周俐. 古代小说与神话宗教[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110.
- [22] 顾祖禹. 读二十一史方輿纪要[M].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5:凡例.
- [23] 酈道元. 水经注:卷33 江水[M]. 陈桥驿,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2017:753.
- [24] 黄霖,韩同文.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篇[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25] 无碍居士. 警世通言叙[M]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27.
- [26] 黄仁宇.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M] //黄仁宇. 放宽历史的视界. 北京:三联书店,2001:28.
- [27]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简体字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0:1100.
- [28] 管仲. 管子[M]. 李山,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9:212.
- [29] 归有光. 三吴水利录·三吴水利附录[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8.
- [30] 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 中国水利史典:综合卷二[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 [31] 万恭. 治水筌蹄:卷上[M]. 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5:31.
- [32] 王文,谢志仁. 中国历史时期海面变化(I)——塘工兴废与海面波动[J].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7(4):7-11.
- [33] 王俊. 中国古代水利[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50.
- [34]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讲话文章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86.
- [35]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6]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中华书局,2016:63.
- [37] 张媛婷. 从“三言”看冯梦龙思想的复杂性[D]. 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3:10.
- [38] 王昕. 论拟话本平庸品格的成型——从“两拍”看文人叙事方式对拟话本的影响[J]. 文艺研究,2002(6):69-77.
- [39] 赵彦卫. 云麓漫钞[M]. 张国星,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3.
- [40] 宋濂. 元史[M]. 简体字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0:2915.
- [41] 欧阳修. 居士集:卷2 镇阳读书[M]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6:14.
- [42] 周清原. 西湖二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67.
- [43] 孙楷第. 小说旁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89.
- [44] 孙楷第. 三言二拍源流考[M] //孙楷第. 沧州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9:130.
- [45] 王国维. 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删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4.
- [46] 冯梦龙. 情史:卷10[M] //冯梦龙. 冯梦龙全集:7.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361.
- [47] 牛贵琥. 古代小说与诗词[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129.
- [48] 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
- [49] 何文焕. 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54.
- [50]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

(责任编辑:许宇鹏)

